

以扫说：我所遇见的这些群畜是什么意思？雅各说：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

心理罪

教化场

雷米◎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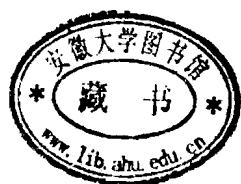
*Criminal
Minds*



心理罪

教化场

雷米◎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理罪之教化场/ 雷米 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229-01522-0

I. ①心… II. ①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0418 号

心理罪之教化场

XINLIZUI ZHI JIAOHUACHANG

雷米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策 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舒晓云

特约编辑: 田 力

责任印制: 杨 宁

营销编辑: 杨鑫垚 王 新

装帧设计: 7 拾 3 号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三河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bjhztr@vip.163.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8.75 字数: 270千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序 教师节 /1

还没等她碰到那束鲜花，就看见小罗从花束后面抽出了一把刀。紧接着，她就感到一个冰凉的物件插进了自己的腹部。

第一章 孤儿院 /4

“我能不能知道……”周老师斟酌了一下词句，“你为什么要资助廖雅凡？为什么单单是她？”

第二章 重逢 /18

“哦？”方木一扬眉毛，似笑非笑地看着邵伟，“会告发我么？”

第三章 悲悯 /29

“不。完全不需要任何费用，”姜德先急忙说，“我免费给你辩护。相信我，我能保住你一条命。”

第四章 天使堂 /37

周老师蹲下身子把她抱起来。“是的。”他环视那些期盼的脸庞，“你们，每个人，都是天使。”

第五章 罗家海的故事 /47

“罗家海，我恐怕要违背我的承诺了。”方木慢慢地说。

第六章 方向 /54

他失声叫道：“我知道你是谁了！你是——”

第七章 审判 /57

“那么请你告诉我，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你对被告人罗家海是否同情？”整个审判庭忽然变得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方木身上。

第八章 地下迷宫 /62

工作人员已经拉开左面那扇门，回过头来说：“跟紧点，刚才就有一个警察跟丢了，半个小时都没走出去。”

第九章 越狱 /72

田队长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很清楚，眼前发生的是C市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起交通事故；他更清楚，C市有史以来第一个脱逃的在押犯罗家海已经在路口的那一侧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第十章 巧合 /79

任何人都可能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内心的真实情感，即使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律师也不例外。

第十一章 教化场 /88

罗家海坐在一群名字怪异的人中间，气氛一时有些沉闷。Q小姐给他倒了一杯茶，罗家海道谢后端到嘴边，犹豫了一下却没敢喝。

第十二章 痕 /95

直到父亲的房间里传出平稳、均匀的新声后，杨展才让自己的耳朵离开了房门。他还穿着白天的衣服，丝毫没有即将就寝的样子。

第十三章 Q小姐的故事 /99

“就好像——所有的人都在看着我，而我，赤身裸体。”说完这句话，Q小姐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失声痛哭起来。

第十四章 伤痛的演出（一） /103

“对。我们都要彻底摆脱过去，”乙先生的声音虽低，但是不容辩驳，“这就是我们聚在一起的理由。”

第十五章 伤痛的演出（二） /110

孩子没有听到母亲在身后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惨叫，他的大脑已是一片空白，只是死死地盯住上方巨大的黄色毛绒身体。与他对视的，是一颗破碎不堪的头颅。

第十六章 仪式 /118

虽然两起案件在抛尸地点、作案手段、被害人特征上都毫无相通之处，但是现场的那种仪式感却如此相似。这究竟是自己的错觉，还是确有关联？

第十七章 车祸重现 /125

四名身着白大褂、抬着担架的救护员匆匆登场，他们把“昏迷不醒”的小子抬到担架上，小伙子的一只手软弱无力地垂下来，随着救护员的动作来回摇摆着。而此时，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角色出现了。

第十八章 迷失与证明 /135

那闪耀的火花、痉挛的身体、渐低的惨呼，毫无疑问是那个邪恶仪式的最高潮，而之后的抛尸于迷宫，又是这个仪式的完美结局。

第十九章 伤童 /141

方木隐隐觉得两者之间还是有些牵连，它们的背后仍然是两个神秘的仪式，虽然这两个仪式的内容还不得而知，但仪式的“复仇”和“证明”的象征意义，却让方木深信不疑。

第二十章 工具 /147

“我觉得……”鲁旭摇头笑起来，“……我觉得我当时就光着屁股站在台上，杨博士指着我说，这小子的家伙不好使——我就像他展示自己睿智的一个工具一样。”

第二十一章 回忆 /155

不知为什么，周老师的目光一下子黯淡下来。“不一样。”他看看西方越来越低的太阳，喃喃地说，“我和你不一样的。”

第二十二章 J先生的故事 /160

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欲，在失去家庭之后，这种欲望似乎反而更加强烈。我继续想尽办法偷女儿的内衣自慰，然后在夜里躲在卧室狠狠地扇自己的耳光。

第二十三章 他和“她” /165

从模特的身形来看，“她”应该是一个小女孩。塑料模特穿着一条鲜艳的紫底白花裙子，“双手”垂下，按在死者的两条手臂上。

第二十四章 挽回 /172

赋予物品强烈的代入感，并且极为缜密地安排细节，这恰恰是仪式的特点。

凶手要表达的情绪渐渐明晰：他要阻止这种针对幼女的性行为。

第二十五章 失乐园 /179

“只是搭档？”T先生激动地站起来，“当我们知道教化场的那一刻起，我们的命运就已经连在一起了。否则我们也不会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去救罗家海！”

第二十六章 跟踪 /193

“你小子这下可以大显身手了。”边平终于开口了，“还记得那个玩具熊里面的头发么？是罗家海的。”

第二十七章 H先生的故事 /199

突然，他跳起来，端起面前的托盘就朝自己的脑袋狠狠地砸了下去。茶壶和茶杯乒乒乓乓地滚落到地上，滚烫的茶水也泼了他一身。

第二十八章 实验 /203

如果这个假设真的成立的话，那么这个互助杀人组织的其他人，会不会也与这个心理实验有关呢？

第二十九章 折翼天使 /208

她是天使堂里年龄最大的孩子。其他的孩子只是对拆迁的后果懵懵懂懂，廖亚凡却知道天使堂一旦解散对她而言意味着什么——她将再次失去一个可以暂时栖身的地方。

第三十章 枪 /215

几个特警队员应声而动。方木低下头，一边拭去鲁旭嘴边不断外涌的血沫，一边喃喃自语：“没事……没事……你一定要坚持住……”

第三十一章 捐赠者 /225

方木疲惫地闭上眼睛。黄润华一定掌握着很多秘密，可惜，他永远也说不出来了。

第三十二章 斯金纳的箱子 /233

“你的意思是……”方木突然感到一阵恶心，“用训练来培养人类的个性进而影响行为——就像训练动物一样？”

第三十三章 所谓命运 /243

话筒那边一阵沉默。良久，罗家海低声说：“我觉得不对劲，我和其他人，可能被乙先生利用了。”

第三十四章 绝路 /257

方木无语，沉默着点燃一只烟，看着她慢慢地穿上外套，突然说道：“罗家海死了。”

第三十五章 计中计 /266

“对了，有件事忘记告诉你了。”杨锦程对陈哲充满揶揄地一笑，“周振邦没死，前天我们还在一起聊过天。”说完，他就把面如死灰的陈哲扔在办公室里，转身出去了。

第三十六章 尘土归尘土 /281

他更没看到杨展手里握着一支转轮手枪。满脸泪痕的杨展无声地抽噎着，通红的双眼里漫出无尽的绝望与仇恨。

尾声 一些城市背面的镜头 /287

孩子一动不动地看着那片废墟和其上忙碌的人群，片刻，他低下头，在地上散落的子弹和弹壳间翻找着，最后挑出一颗子弹塞进弹仓。

序 教师节

午后的城市依然雾气蒙蒙。空中似乎飘浮着不明质地的尘埃，轻浮，却很有质感。将城市分割得七零八落的公路上，宛如钢铁洪流般的车队缓缓前行，仿佛也被这沉重的空气压得不堪重负。这个被工业重度污染的城市正呈现出一天中最懒散的景况。

此时，洪流中的一滴水偏离了原有的方向，沿着立交桥陡然急转而下。穿越了如蛛网般错综复杂的街道后，停在了一座老式三层建筑前。

写有“C市电视台‘圆梦’栏目组”的车门被猛然拉开，几个人跳下面包车，手脚利索地忙碌起来。

一个面容姣好的年轻女子边用手拢着头发，边问司机：“是这里没错吧？”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又回头问导播：“跟秦老师约的是几点？”

“两点。”导播翻看着手里的录制计划，“老太太说要先收拾一下屋子，免得乱七八糟的太难看。”

女子看看手表，“嗯，差不多了。咦，小罗呢？”她四下张望着，随后走到车前，敲敲车窗。

“下来啊，你还愣着干吗？”

一个面色阴郁的年轻人坐在车里，目不转睛地看着面前这座三层建筑。听到女子的呼唤，他深吸一口气，拿起放在后座上的一束黄菊花走下了面包车。

女子已经握着话筒在楼前摆好了姿势，嘴里叨叨咕咕地练习着台词。看见小罗还是站在原地不动，她不耐烦地挥手示意他站在自己身边。

导播示意开始录制后，女子的脸上迅速出现了职业化的笑容。

“观众朋友们，我是圆梦栏目组的主持人关丽。我们现在就在小罗的初中班主任老师——秦老师家的楼下。过一会，我们就要带着小罗去看望他一直想见到的秦老师。”她把话筒递到小罗面前，“小罗，今天是教师节，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你即将看到曾改变你命运的恩师，请问你现在激动么？”

小罗面无表情地盯着镜头，半晌才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激动。”

关丽对小罗的表现很不满意，脸上却依然是一片笑容：“嗨嗨，小罗同学大概是太激动了。即将看到多年未见的恩师，我想无论是谁都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这种心情。那么好，就请观众朋友们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拜访这位可亲、可敬的好老师吧。”

随着导播的一声“停”，关丽脸上的笑容也无影无踪，她皱着眉头对小罗说：“小罗，你刚才的表情太硬了，你得表现出那种迫不及待、兴奋无比的心情。别紧张，放开点。”

小罗没有搭话，全身僵直地握住那束花，一动不动地盯着楼上。

“还有这花，黄菊花……”关丽撇撇嘴，“算了，现在也没时间换了。”

她挥挥手，“好了，上楼吧。”

穿过狭窄、肮脏的楼道，一行人停在了三楼左侧的一扇铁皮门前。导播示意要拍一组进门的画面。一切准备停当后，关丽的脸上又恢复了笑容，抬手敲门，摄像机也随之运转起来。

“谁啊？”一个苍老的女声在门的另一边响起。

“我们是电视台的，请问秦老师在家么？”

门开了。一个瘦小枯干的女人出现在门旁，脸上的笑容显得有些僵硬，眼角的余光不时偷瞄着镜头。

“快请进，快请进。”瘦小枯干的女人说。

这是一套老式的两居室，室内的物件虽旧，但是都摆放得整整齐齐。大家都站在客厅里，本来就狭窄不堪的客厅显得更加拥挤。秦老师看着一脸堆笑的关丽和闪烁着红光的摄像机，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关丽拉起秦老师的一只手，声音甜美：“秦老师，首先祝您节日快乐。今天我们还给您带来了一份特殊的节日礼物——”她朝人群中一指，“就是特意来看望您的学生。”

小罗从摄像师身后走了出来，手里还捧着那束黄菊花。他站在秦老师的面前，默不作声地上下打量着秦老师。

不是事先说好了首先来一个热烈的拥抱么？关丽使劲瞪着小罗，作出一个“上去”的手势。

小罗没有理会她，忽然开口问道：“你是秦玉梅老师？”

秦老师被小罗的举动弄得莫名其妙：“是啊，你……”

“造纸厂子弟初中的？”

“是啊，你是哪一届的学生？”

小罗的表情忽然放松下来，他甚至笑了笑，“我不是你的学生。你认识沈湘么？”

秦老师眉头微蹙，好像在记忆深处竭力寻找一个遗忘已久的名字，“沈湘……沈湘……”忽然，她脸色大变，“你……你是……”

小罗没有回答，只是把手上的花束向前一送，秦老师下意识地伸手去接，还没等她碰到那束鲜花，就看见小罗从花束后面抽出了一把刀。

紧接着，她就感到一个冰凉的物件插进了自己的腹部。

第一章 孤儿院

方木从银行的柜台里接过一张凭条，上面清楚地记录着 800 元已经汇入了这个账户。方木草草地浏览了一下，随手把它撕得粉碎，丢进了垃圾桶。

走出银行的大门，方木看看手表，已经快 3 点了。他犹豫了一下，决定不回厅里。与其坐在办公室喝茶水到 5 点，还不如在外面转转。

上了车，方木才发现这忽然多出来的两个小时让自己有些茫然，该去哪里呢？他把手搭在方向盘上，目光投向远处林立的高楼大厦。那些硬冷、色泽暗哑的建筑此刻在一片黏稠的灰色雾霭中若隐若现，天空显得比往日更低，似乎在缓缓压榨这城市所剩无几的汁水。

没来由地，方木想起了某种果实，甜美，鲜艳，又脆弱易碎。他收回目光，发动了汽车。

半小时后，汽车停在了城郊的一条小路边。方木跳下车，走到路边的一个院子前。

这是一个占地面积约 800 平方米的院落，透过铁栅栏，能看见一栋二层楼房矗立在院子中央。院子里被细心地分割成几个区域，正对着楼房的是一大片空地，摆放着两架秋千和几排水泥长凳。几个五六岁的孩子在互相追逐奔跑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抱着一个只有几个月大的孩子，一边晒着并不存在的太阳，一边提心吊胆地看着在她脚边绕来绕去的孩子。

空地两边是划分整齐的菜地和花圃。绿叶配以鲜花与果实，一派生机盎然的样子。即使在这昏黄的天色下，仍然让人感到由衷的愉快。方

木手扶着栅栏，脸上不由得露出微笑。

眼角的余光中忽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身影。方木转过头，看见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正以和他毫无二致的姿势，手扶着栅栏朝里面张望着。

孩子注意到方木正在观察他，也回过头来。那是个小男孩，头发有些卷，脸上的肤色白皙，但是脏得厉害。身上穿着拖拖拉拉的校服，一个大大的书包歪歪扭扭地挂在肩膀上。方木冲他友善地笑了笑，“放学了？”

男孩慌慌张张地躲开方木的目光，过了一会，又偷偷地瞄着方木。方木觉得好笑，索性转过脸来认认真真地看他。男孩显得更加不知所措，他红着脸扭过头去，小小的鼻尖上开始渗出汗水。

小男孩紧张的样子让方木觉得亲切，他决定逗逗这个孩子。方木扫了他的书包一眼，忽然板起面孔喝道：“贺京，你的作业写完了么？”

男孩吃了一惊，他退后一步，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方木，眼中满是疑问，“你……你怎么知道……”

方木笑了，“我当然知道。”

男孩一脸惊惧地看着方木，忽然恍然大悟般从肩上卸下书包，书包的侧面用黑色签字笔写着“贺京”两个字。

“原来你看到了这个。”男孩咧开嘴笑了，然而，那笑容却宛如一个孩童捉弄了自己的同伴，“其实我不是贺京。”

说完，男孩就一转身，跑掉了。

方木一愣，刚要开口，就听见身后有人叫他。

“方警官，你来了？”

方木回过身，是那个抱着小孩的中年妇女，她朝男孩消失的方向看了看，“怎么，你认识那小孩？”

“嗯？”方木很吃惊，“赵大姐，那孩子不是这里的么？”

赵大姐摇摇头，“不是。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没事就到我们这儿来转悠，也不进来，就站在外面看。我一出去跟他打招呼，这小孩就跑了。”

“哦。”方木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周老师在么？”

“在。”赵大姐一指身后的院子，“在菜地里干活呢，我去叫他？”

“不用。”方木忙说：“我过去就行。”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挽着裤脚，蹲在菜地里忙活着，双手沾满了泥土。听到脚步声，他抬起头来，随即就有丝丝笑意爬上脸庞。

“你来了？”

“嗯，周老师你好。”方木在他身边蹲下，“忙什么呢？”

“嗨嗨，给果苗松松土。”

“这是什么苗？”

“草莓。自己种的，味道不一样。你上次不是也尝过了么，不错吧？”

方木的嘴里立刻泛起一阵酸甜的味道，他咽了一口唾沫，“还行，就是稍微有点酸。”

“哈哈。”周老师大笑起来，“你吃到的已经算好的了。这帮小兔崽子，等不及熟就往下摘。”

他费力地站起来，看得出由于蹲的时间过长，脚有些麻。方木急忙扶住他。

“哎呀，没事。我手上有泥，别弄脏你的衣服。”

方木没松手，一直把他扶坐在水泥长凳上。周老师伸直双腿，右手在大腿上不停地揉搓，发出一阵哼哼哈哈的呻吟。

“周老师，腿不舒服？”

“‘文革’时这里受过枪伤，天气一变就会酸痛。哦，谢谢。”周老师接过方木递过来的香烟，点燃了深吸一口，美美地吐出来。

方木也点燃一根烟，边吸边看着空地上的孩子们不知疲倦地奔跑、追逐。

“今天下午没上班啊？”周老师问道。

“哦，去银行给你们汇款了。反正回去也没什么事，就过来看看。”

“嗯。”周老师扔掉烟头，转过头来很认真地对方木说：“我替亚凡谢谢你。”

“应该的，周老师。”方木忙说，“你一个人撑起这么大个孤儿院，也够为难你的。”

周老师笑笑，又问道：“还是要替你保密？”

“对。”方木点点头，“一直到她读完书，找到工作为止。我现在工资不高，每个月暂时只能拿出这些。不过如果亚凡需要钱，你可以随时通知我。”

“我能不能知道……”周老师斟酌了一下词句，“你为什么要资助廖亚凡？为什么单单是她？”

方木盯着眼前袅袅升起的烟雾，半晌，他低下头，“对不起，周老师。”

“喏喏，这没什么。”周老师拍拍他的肩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你帮助廖亚凡，总不会出于恶意。喏喏，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朝门口望去，一个背着书包的女孩子正走进来。方木有些慌乱，起身要走，却被周老师按住了，“她又没见过你，怕什么？”

他朝女孩挥挥手，“廖亚凡！”

廖亚凡仿佛受到惊吓一般猛然停下了脚步，看清是周老师在叫她，顺从地走了过来。

“周爷爷好。”廖亚凡向周老师微微鞠躬，又把目光投向方木，不知道怎么称呼，就冲他点了点头。方木眯起眼睛，微微颌首。

“放学了？”周老师笑咪咪地打量着廖亚凡，“作业写完了么？”

“在学校就写完了。”廖亚凡笔直地站在周老师面前，一只手反复地摸着书包带。

“嗯，好孩子。晚上记得帮一楼的小勇补习一下数学。哦，对了，喜欢这个新书包么？”

廖亚凡的脸上露出了羞涩的笑容，“喜欢。”

“哈哈，那就好。快回去休息吧。”

廖亚凡红着脸答应了一声，转身轻快地跑掉了。可是她并没有像周老师嘱咐那样回去休息，5分钟后，廖亚凡就把一个盛满土豆的大铝盆端到院子里，一个接一个地削起皮来。

算起来，廖亚凡应该16岁了。她的五官酷似其母，不用仔细分辨，方木就能从她的眉眼中看出孙梅当年的模样。只是她的表情沉静淡然，带着同龄少女脸上罕有的忧戚。别的女孩都在家里吃零食、看电视、上

网聊天的时候，她却在守着一盆土豆准备几十个人的晚饭。从她熟练的动作来看，廖亚凡经常参与这种繁重的劳动。想到这里，方木的心里有些微微的疼痛。毕竟，他和廖亚凡被剥夺的童年有关。

有时，廖亚凡的动作会忽然停下来，就那么拿着刀子和土豆，呆呆地盯着前方几米的地方，几秒钟后，又埋头奋力削皮。而后再次发呆。偶尔抬头的时候，会遇见方木一直盯着自己的目光。方木冲她笑笑，廖亚凡并无回应，而是心慌意乱地低下头去。

放学的孩子们陆陆续续地回到孤儿院，院子里逐渐热闹起来，各种年龄段的，健康的、残疾的孩子们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大声嚷嚷着。有的在高声谈论学校里发生的事情，有的在追讨白天被抢走的糖果，还有的拖着鼻涕蹲在墙根下傻笑。

廖亚凡已经削好了所有的土豆，端着盆子走进了小楼。而楼顶的烟囱，正冒着越来越浓重的黑烟。很快，院子里开始飘出土豆熬白菜的香味。周老师拍拍手上的泥，“小方，留下吃饭吧，虽然简单，但是也别有风味。”

方木摇摇头，他不能想象跟廖亚凡同桌进餐该是多么尴尬的事情。虽然她完全不知道她妈妈救了两次的人的模样，也不会记得她宛若公主般站在男生二舍的走廊里的时候，身边匆匆而过的某个无动于衷的男生，但是方木仍然无法说服自己以一个资助者的心态去面对这个女孩。

正当他要给自己的婉拒寻找借口的时候，手机很合时宜地响了。

“方木，你在哪儿？”边平的声音很急。

“外面。怎么了？”

“15分钟之内赶到宽田区造纸厂宿舍！”

方木刚想问问具体情况，电话就被挂断了。他不敢耽搁，匆匆跟周老师告别后，就跳上吉普车，拉响警笛，疾驰而去。

宽田区是本市的旧城区，曾经是重工业企业的集中地。在环保意识还没有在城市中盛行之前，这里曾经一片繁荣。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大、工厂的迁出，宽田区逐渐变成了被高度城市文明遗忘的角落。随处可见的平房和三层小楼已经显得和城市格格不入。但是无论在新城区还是旧城区，人们的好奇心都是一样的。